

資治通鑑

詩

詒

通

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龍鑾靈輿雲輿雲輿雲輿雲輿雲輿雲輿雲輿雲輿雲  
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九

起柔兆攝提格盡昭陽作噩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  
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東華公主妻邵  
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妻魯蘇 張說奏今之  
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  
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襄州封陵獠梁大海等  
據賓橫州反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昂發兵討之 上召河南  
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

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孫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爲相源乾曜等鞠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

國上以爲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丁卯太子太傅岐

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上爲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

復常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

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

以備突厥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

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

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

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

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

二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八月丙午朔魏州

言河溢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

章事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

萬戶之百姓苦其役爲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爲人所稱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己酉還宮

十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楊思鼎討

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是歲黑水

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鎮之渤海

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

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

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門藝嘗爲質子

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

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

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

從彊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

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弃衆間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金何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

大怒發兵寇四鎮會逼入朝趙頤自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  
四鎮人畜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逼入相  
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  
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  
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  
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  
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  
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  
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  
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奐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  
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奐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安草

悉諾遷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遷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小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河入汴擢宗器爲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

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王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  
后少子不出閣及自皇嗣爲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以失  
愛謫居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爲十王宅  
以居皇子官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  
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  
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  
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  
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緝秋七月戊寅冀  
州河溢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頤薨九月丙子吐蕃  
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  
河西節度使王君奐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  
君奐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奐登城西望而泣竟

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  
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  
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  
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  
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初突厥默啜之彊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  
部度碛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奐微時往來四部爲其所  
輕及爲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  
君奐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  
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德流吉州賀  
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  
伏帝難爲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爲撫州別

駕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  
梅祿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  
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  
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閏  
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  
頤貞擊破之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黨衆爲承  
宗報仇會吐蕃遣使間道詣突厥王君奐帥精騎邀之於肅州  
還至甘州南輦筆驛護輸伏兵突厥奪君奐旌節先殺其判官  
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奐帥左右數十人力戰自朝至  
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奐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  
弃尸而走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己卯至西京辛巳以左金  
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

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奐新敗河隴  
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奐判官牛仙客俱掌  
軍政人心浸安寬灌之從弟也仙客本鷦鷯小吏以才幹軍功  
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爲君奐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  
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  
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  
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諾邏  
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  
吐蕃由是少衰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  
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

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  
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  
道宣撫使 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  
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  
嶺表命內侍楊思昂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  
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  
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  
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  
訪之 壬辰改彊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 秋七月吐蕃大將

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  
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  
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  
大衍曆行之 辛卯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  
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  
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冬十月己卯  
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  
蕭嵩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  
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楊思勗討陳行範至瀧州  
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思勗追捕竟生  
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勗爲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

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反或以刀斃髮際  
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嵩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殺獲萬人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豐樟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奔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爲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

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  
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  
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  
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祫則序昭  
穆祫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絢等奏如此祫與常饗

不異請祫祫皆序昭穆從之紹安石之兒子也 五月壬辰復

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

繼爲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

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

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爲左丞相以戶部侍郎宇文融

爲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蕭嵩